

美国的中东政策与中东时局发展

——对当前中东形势的几点思考

杨鸿玺

内容提要 今年2月2日，布什发表的国情咨文显示，中东地区将继续成为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未来4年，美国对中东政策所失将远大于所得，美国在推进中东“民主改革”、武力对付个别国家、推动巴以和谈以及控制伊拉克局势等方面，都面临重重挑战和困难。从近几年中东局势可以看出，美国本可以采用非战争手段在中东达到它的诸多战略目标，但布什政府班底却选择了不恰当的战争方式。美国的实力受损，甚至可能将引发一段时期内美国国力的衰落，其中东政策确有些易放难收。

关键词 美国中东政策 大中东计划 叙利亚 伊朗 巴勒斯坦 以色列 伊拉克

作者简介 杨鸿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学者（北京 100860）。

美国的中东改革构想 与发展前景

长期以来，中东形势的发展备受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影响，这一特征在布什本届任期内将更为明显。综合布什在美国大选期间、连任就职典礼发言、国情咨文，以及本届政府班底组成等方方面面的言行和特点，可以对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做一粗略预览。在本届任期内，布什政府根本不会放弃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战略，总体上看，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并未受到冷落，只是在政策表述和行使方式上有所调整和“软化”。美国将在全世界以推广自由和民主为招牌，继续推行单边谋霸战略。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总统布什相继访问欧洲，做出寻求与欧洲国家合作的姿态；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在德国一改强硬立场，声称美国意识到单边主义难以完成反恐大业。但布什政府是否真正在一定程度上寻求大国协作和多边支持，其单边锋头是否有所收敛，目

前并不明朗，不能光看美国政府的表态，还要看今后美国是否言行一致。而过去4年恰恰证明，布什政府经常言行不一，不按常理出牌。实际上，美国本可以完全采用非战争手段在中东达到它的诸多战略目标，甚至还有可能获得更大、更多的战略利益，但布什政府班底却选择了战争方式，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战略失误等情况。未来4年，美国的中东政策将是所失远大于所得，布什政府铺摊子容易，但收场难。从布什本人和其政府要员的对外政策阐述可以发现，美国将继续大张旗鼓地在大中东地区强力推行美国概念下的民主和自由，以清除滋生“暴政和恐怖”的土壤，扩大民众“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促使穆斯林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并减弱中东穆斯林国家民众对美国的敌视。布什在国情咨文中称，把一个自由、安全而不是危险的美国留给子孙后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从长远看，美国追求的和平与自由只有在铲除极端主义和专制暴政后才能获得，且铲除恐怖和暴政的惟一有力武器就是自由的力量。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布什政府在2004年正式公布并力求推广“大中东计划”

的基础上,今后 4 年会按部就班、步步为营地推进该计划的实施,并视中东局势发展、“大中东计划”推行的成效而及时做出一些调整。由于 4 年来美国在中东实施的几个重大战略步骤进展均不顺畅,尤其是伊拉克局势和巴以冲突使美国面临重重困境,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是越反越恐。基于这些无奈和沮丧的结果,美国将在大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问题上采取更现实的态度。当然,必须看到,新近完成的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大中东地区的三国大选进展相对顺利,短期内达到了布什政府的预期目标。美国新政府认为布什本届任期开局有利,这些选举顺利举行与美国政府这一任期的施政方针和既定目标同步。在这些“强心针”刺激下,布什继续坚定地表示,要以几个国家的民主选举为典范,继续全面、扎实、强有力地推进其“大中东计划”。

但从许多主客观因素分析,“大中东计划”的推进不会很顺畅,还会陆续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阻力,甚至会陷入一些困境。其最终的推进结果很可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目前,中东穆斯林国家不愿与美国的改革计划迎头相撞,被迫从 2004 年上半年起做出主动配合民主改革的姿态,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政权和民众对美国强加于人的改革政策很反感。何况,美国计划的核心是改革一种文明的内核,即软化和弱化伊斯兰文明的本原性因素,推广美国式的西方自由价值观念。从文明本身的动态稳定性和穆斯林对信仰的虔诚特点看,美国的“大中东计划”短期内或许会有一些表面上的进展,甚至是“辉煌”推进,但从长期看很难成功,且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大中东国家和民众同美国的纠纷与矛盾。因为“大中东计划”本身就带有偏见和双重标准,是为美国利益和战略推进服务的,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如果美国要切实推进改革,那么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就会陷入与美国关系发展的悖论之中,受到不小的冲击,它们与美国之间的猜疑和矛盾会增多,埃及、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的当权者同时可能产生被冒犯和强加之感。这些国家的当权者普遍担心改革过于剧烈和急躁而引发国内骚动,危及政权稳固,所以他们心里并不情愿推进改革,只是不得不做出一些表示而已。

美国将如何 定位下一步打击目标

美国在中东的下一步动向很值得玩味。目前,美国除了在远东地区受制于朝鲜半岛局势外,更大程度上深陷以伊拉克时局发展为标志的中东泥潭而进退维谷,难以自拔。个别国家大选的表面风光掩盖不了美国政府深感应对诸多中东棘手问题的内心实质感受。从兵力、财政、国际道义、国内支持程度等方面分析,布什政府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些许的策略转机难以扭转战略的严重被动。但按照切尼、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美国政府班底的行事风格和强硬主张,美国政府的进攻性战略不会轻易罢手。正如布什重申的,美国当然不会轻易从伊拉克撤军。有分析认为,美国还要继续增兵伊拉克,以承担培训伊拉克军队的任务。与此同时,美国可能要在不长的时间内锁定下一个打击目标。人们早已注意到,2004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口水战不断升级,双方互不示弱,高层领导一再相互驳斥,美国对伊朗的压力与日俱增。考虑到伊朗本身几倍于伊拉克的实力、政权稳固程度和较强的战略导弹打击能力,美国对伊朗发动全面进攻、推翻其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性不大,而对伊朗时刻保持战略压力、采用心理战术的可能性较大,但不排除美国与以色列相呼应应对伊朗进行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的可能。以色列实际上比美国更不能容忍伊朗发展核打击能力,1981 年以色列长途奔袭炸毁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行动就是先例。

美国的战略动向还有一个更大、也是较长时间以来一直不大为人注意的可能性,就是美国一方面通过与欧洲国家合作对伊朗保持强大压力,同时暂且搁置伊朗,腾出手来先打击经济和军事实力弱小的叙利亚。叙利亚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迟缓,外来援助停滞,处境孤立,与以色列近年来关系僵持敌对,并通过与黎巴嫩结盟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但在今年 2 月 14 日黎前总理哈里里被炸身亡、美国公开指责叙利亚为幕后主使之前,叙利亚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多少注意,人们更多关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了。实际上,美国近年来一直盯着叙利亚。布什于 2003 年 12 月签署对叙利

亚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措施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禁止与叙利亚进行可能被用于其武器项目的贸易，直到美国能证明叙利亚没有支持恐怖组织、从黎巴嫩全部撤出近 2 万军队、没有发展非常规武器，以及对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为止。2004 年 5 月，美国宣布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美、法两国一道提议联合国安理会于 2004 年 9 月通过了第 1559 号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黎巴嫩撤出，解除黎巴嫩民兵和非黎民兵组织的武装，恢复黎“民主自由”权利，由其人民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美国今后有可能把矛头突然直指叙利亚，重演打击伊拉克过程，把伊拉克和叙利亚周边地区彻底控制起来，彻底对伊朗形成战略孤立和包围，也可借机震慑其他地区国家的当权者，使其主动配合美国的战略推进和民主改造计划。而对叙利亚的行动端倪在布什的国情咨文中也得到了初步体现。布什把叙利亚摆在了伊朗之前，指责叙支持恐怖主义，且强调要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伊朗和朝鲜问题。针对美国的指责，叙利亚驳斥布什的指责毫无根据。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被炸死后，美国紧急召回美驻叙大使，明确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要求叙利亚配合国际社会对哈里里遇害事件的调查。叙利亚的处境一时雪上加霜，但叙利亚在极力澄清无辜的同时，指责以色列情报机构策划了刺杀哈里里的事件和企图嫁祸于人。美国的下一步军事动向并非无征兆可循。今年 1 月底，美国国防部宣布，拟向伊拉克增兵 10 万，名义上帮助训练伊拉克部队，实际是为下一步军事行动积蓄力量。以色列则于此前不久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以军涉及山地作战的演习内容可能与未来参加对伊朗作战有关。但美国的下一步军事行动又受制于诸多因素。针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言行，一贯友好的伊朗和叙利亚不甘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谋求联合，今年 2 月 17 日，伊朗总统哈塔米接见叙利亚总理奥特里，宣布伊朗要与叙利亚建立联合阵线，结盟抗美，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尽管这一决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行动，但也足令美国感到芒刺在背。俄罗斯近年来在东欧、中亚和中东饱受美国挤压，此次在中东时局剧变的风口浪尖上，它宣布支持叙利亚和伊朗，一方面向叙利亚出售导弹发射设

施，同时答应向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提供核燃料，令美国恼怒不已。¹ 欧洲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社会也不愿美国继续动武解决类似争端。

美国对叙利亚和伊朗本身也有所忌惮。黎巴嫩、叙利亚的国内政局发展与中东和谈和美国的战略计划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前，黎巴嫩国内局势有不稳定的迹象，黎政府已宣布全国戒严。在为哈里里举行的葬礼上，有 20 多万人高呼反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的口号，美国的强硬态度无疑在推波助澜。哈里里为身价 40 亿美元的亿万富翁，产业涉及黎巴嫩经济命脉，其突然遇害不仅影响到黎政治稳定和各派团结，也将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形势。今年 2 月 18 日，黎巴嫩内阁呼吁各派举行全国对话，以维护国家稳定。鉴于叙、黎与以色列之间尚未实现和平，一旦美国打击叙利亚，则将直接危及阿以和谈进程，直接冲击美国的促和目标，这又与美国的中东总体战略具有一定的矛盾，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对伊朗政策也是一样，美国在应付伊拉克国内局势方面有求于伊朗；但双方在核问题上则继续存在尖锐对立。美国不对伊朗施压不行，压力过大也不行，美国面临的两难再次体现出来。所以，美国的下一步行动还取决于对现有中东局势和时机的把握、对全球战略部署的综合衡量等方面，这需要时间。美国也明了自己并非万能霸主，这就可能会在客观上导致一个新战争前的战略间歇期。

美国一方面高度关注中东局势；另一方面在大中东地区忙于推进“民主”，几年内恐怕难以腾出手来处理朝鲜问题和应对东亚局势。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对推进巴以和谈进展和稳定伊拉克局势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这两个问题都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形势发展并未定音，还可能继续出现不利于美国战略推进的种种障碍和困难。两者对美国中东战略的干扰和影响仍将不可估量。

巴以局势发展表里不一

回溯近几年，以 2001 年初美、以政府相继更替为标志，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巴以关系发

¹ 参见《新京报》，2005 年 2 月 18 日。

展实际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取得重大成就的大发展阶段和新世纪初以来陷入冲突、倒退和停滞的阶段。中东和平进程是希望与挑战并存,困难与机遇同在。观察巴以局势发展要注意看其实质和历史,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发展变化往往影响对巴以时局总体趋势的判断。尽管持这样的看法是痛苦和无奈的,但看起来却往往显得相对理智。

阿拉法特去世以来,尤其是 2005 年 1 月 9 日巴勒斯坦大选比较成功地举行以来,尽管仍有以巴双方强硬势力的互相刺激和干扰,但巴以局势发展总体平稳。巴勒斯坦内部局势没有出现先前预言的乱局,美国政府这一任期则表达了推动巴以和谈的强烈愿望。布什在今年 2 月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承诺向巴勒斯坦新政府提供 3.5 亿美元的资金,以加强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工作,支持巴以“两个民主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当然,美国的深层目的是要巴勒斯坦进行民主改革,为美国“大中东计划”的推行树立样板。2 月 3 日,阿巴斯欢迎布什有关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他同时呼吁有关方面抓住机遇,重启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

巴以时局发展的好转迹象与美国和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极力支持阿巴斯,表现出推动和谈的愿望有关,也与巴、以各自的努力密不可分。阿巴斯自身的威望和协调能力发挥了应有作用。在阿巴斯的努力下,今年 2 月初,“哈马斯”等巴勒斯坦各激进派别就短期内暂停袭击以色列、维护和谈大局、参与巴勒斯坦政治权力等方面初步有条件地达成一致,接受按照 1967 年巴以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目标、要求以色列停止定点清除政策、释放被关押的 8 000 名巴勒斯坦人等。阿巴斯同时宣布除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人员佩带武器外,民众不得私自拥有武器;在加沙中南部与以色列接壤的地区部署几千人的安全部队,防止激进组织袭击以色列。在沙龙极力推动其力主的“单边行动计划”的同时,工党入阁、支持沙龙进行巴以和谈的立场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种种因素,促成了巴以领导人今年 2 月 8 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会晤。

今年 2 月上旬,美国国务卿赖斯上任后首次访问欧洲和中东,并在全程始终注意对巴以问题施加影响。在中东,她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沙

龙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敦促双方恢复谈判,并邀请双方领导人今春访问美国。美国虽然长期实行袒以政策,但此次也向以色列施加了一些压力,赖斯表示希望以色列做出“艰难决定”,为中东和平以及巴勒斯坦建国创造良好环境。美国对以方的压力也不是无条件的,赖斯同时希望巴方继续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并在国家机构建设方面做好准备。为减少地区国家和民众对美国直接干预巴以局势的逆反心理,美国此次介入巴以问题采取了比较低调的态度,把埃及和约旦推向了促和的前台。赖斯并未出席今年 2 月 8 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中东问题四方(巴、以、埃及、约旦)会晤。

巴、以领导人 4 年来首次举行的最高级别会晤产生了积极效果,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并分别采取一些友善措施。阿巴斯承诺继续做巴勒斯坦各方派别的工作,促其永久停止袭击以色列,履行会晤协议,避免巴勒斯坦各方派别干扰和谈大计;沙龙则分批释放被拘押的巴勒斯坦人、允许巴勒斯坦工人到以色列工作、严厉打击反对“单边计划”的极右翼反对势力、移交约旦河西岸几个城市的控制权,低调处理此后发生的一些来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袭击事件。今年 2 月 15 日,沙龙表示,以色列在沙姆沙伊赫峰会之后处于和平的十字路口,它需要为此做出痛苦的让步。与此同时,沙龙极力推动单边计划,2 月 16 日晚,在工党的大力支持下,以色列议会顺利通过向单边计划中撤离定居点的定居者提供总额 8.71 亿美元补偿的议案。¹ 2 月 17 日,沙龙表示暂停袭击、拆除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住宅,如果再发生以外的恐怖事件则另当别论。但沙龙时刻不忘他的强硬前提,即要求巴方领导层控制和打击激进组织,要求巴勒斯坦必须改革其安全部队。巴以双方的一系列示好举动使布什也颇感欣慰,乐观地认为实现“中东和平触手可及”。

但必须看到,巴以双方高层仅仅是恢复了接触、达成了停火协议。即使重开和谈,涉及难民回归、边界划分、耶路撒冷最终地位、定居点拆除、水资源分配等等一系列棘手的关键问题,巴以则很可能又归于缙铢必较和踟躅不前,这些都

¹ 参见《新京报》,2005 年 2 月 18 日。

是阻挡巴以和谈彻底突破的关键和棘手问题。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巴以双方和美国、阿拉伯世界等相关方面都存在强大的反对和牵制力量。

第一，边界划分和建国计划。巴勒斯坦坚持按照联合国第 242 号和第 338 号决议，要求以 1967 年战争以前的巴以边界线作为标准，要求以色列严格履行《奥斯陆协议》和“路线图”计划，单边计划只能是“路线图”计划和《奥斯陆协议》的一个进程和组成部分，而非全部。而从沙龙的观点看，以色列至多希望顺利履行“单边行动计划”，即交还加沙全部和约旦河西岸 50% 左右的土地，比巴勒斯坦实际要求的领土要少一半左右。而回溯 2000 年戴维营谈判时，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曾答应出让约旦河西岸 96% 的土地，阿拉法特当时慑于国内压力和一些阿拉伯大国的反对而没有签字；而目前以色列已经通过隔离墙基本实际控制了单边计划划定的范围，造成了既成事实。所以说，目前沙龙答应领土返还比例就更不可能使阿巴斯签字画押了，阿巴斯也一再表示不会比阿拉法特有更多的让步和妥协。今年 2 月 14 日，阿巴斯表示希望巴以能尽快恢复执行“路线图”计划，但重申反对在巴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前宣布在临时边界内建立主权国家。这鲜明地反映了阿巴斯柔中有刚的个性。

第二，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几乎一直是巴以和谈中不可逾越的关键所在。以色列惧怕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被占领土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比例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因此坚持巴勒斯坦难民在所在国就地安置，以对其做出补偿，实际剥夺了其回归权。这是巴勒斯坦所一直拒绝的。

第三，耶路撒冷作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圣地，双方都有各自的强硬立场。尽管该城市被以色列实际控制，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一直要求获得其应得的领土与宗教权利。今年 2 月 18 日，沙龙宣称，以色列准备为实现真正和平做出“痛苦让步”，但决不在安全和耶路撒冷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这清楚地表明了沙龙实现“有限和折衷和平”的现实主义构想。

第四，定居点问题。“单边行动计划”撤出了加沙地带的全部定居点，以及约旦河西岸的部分次要定居点，但以色列不会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许多重要定居点，且有继续扩建的迹象。

今年 2 月中旬，沙龙一方面推行单边计划，另一方面宣布继续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让从加沙地带撤出来的犹太人居住，引起巴勒斯坦的强烈不满。

第五，水资源分配问题。巴勒斯坦地区淡水贵如油，以色列极力在谈判中保证未来的淡水资源供应，而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都一直要求享有应有的淡水供应权利。

在以上关键问题上，连阿巴斯和沙龙这些立场相对折衷的领导人不会轻易妥协，那么双方内部的强硬势力就更不会让步了。“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目前参与巴勒斯坦政治权力分配，开始向政党运作形式转变，也确有不俗表现，但这实际是其斗争方式和策略的改变，其设定的民族解放目标不会有多大改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已经表明对以色列停火的要求和立场，而按其立场以色列是绝不会照单执行的。所以，“哈马斯”、“杰哈德”等激进组织今后继续袭击以色列的可能是随时存在的，而一旦袭击连续发生往往就破坏和谈。巴以首脑会晤前后，巴方激进组织袭击以色列的事件仍不时发生，以色列几次指责巴勒斯坦在制止袭击以目标方面做得不够，并要求巴方必须加强打击力度。以色列也有一股股强大的反和谈、反让步的政治派别和民众。沙龙以前的内阁中，就有国家联盟党、全国宗教党等极右翼派别，因反对沙龙执行单边计划而退出政府，致使沙龙被迫邀请工党等入阁组建新的联合政府。新组建的联合政府包括利库德集团、犹太圣经联盟、工党等党派，工党是左派，积极主张和谈政策；犹太圣经联盟是极右翼，强烈反对向巴勒斯坦让步；利库德集团则是右翼，主张有条件地谈判。议会中还存在移民党、沙斯党等许多反和派别。20 多万定居者多数反对拆除定居点，且其活动能力非常大。客观地看，即便是单边计划，也是首先从以色列国家利益出发的，着眼于巴以和平倒在其次，这也是沙龙的一贯主张。也就是说，沙龙谋求的和平必须有利于以色列既得利益、安全维护并满足部分强硬势力的要求，是一个并不吃亏的折衷方案。但即便如此，该计划也被横遭指责和抨击，甚至有极右翼分子扬言要杀害沙龙，让他成为第二个拉宾，足见以色列反对和平力量之大。

要对美国、阿拉伯世界和国际舆论对巴以问题的外部影响有正确评估。

首先, 不能对美国的促和政策抱有过高期待。布什政府开始加大力度撮合巴以和谈, 并承诺先期援助巴勒斯坦 4 000 万美元, 但美国的这些举措是有条件的, 要求巴方大力推行民主改革、打击激进反以势力。对中东和平真正有影响力的外部因素是美国, 但它袒护以色列的政策不会改变, 而只会给巴方提出诸多条件和要求, 一旦未来阿巴斯连续几次都做不到, 就有可能重蹈阿拉法特被架空和搁置的覆辙。面对伊拉克局势发展、伊朗核问题日益紧张, 以及继续推进反恐等问题, 布什政府今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多长时间持续重视巴以问题还存在不少悬念。与彻底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相比, 美国恐怕更看重巴勒斯坦“民主化”的典范意义。

其次, 要辩证看待阿拉伯国家的作用。表面上看, 阿拉伯国家都对巴以局势紧张深表焦虑, 一些国家也极力表现出促和热情。但出于自身利益、显示本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考虑, 或出于继续从美国获得巨额援助出发, 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是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筹码, 内心并不愿该问题得到彻底尽快的解决。历史上类似例子并不少见, 2000 年 7 月和 12 月, 在克林顿极力撮合巴以和谈取得突破的时期, 阿拉法特和巴拉克也想一鼓作气, 争取取得重大进展。当时, 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的让步是空前的, 至今也是绝后的, 但阿拉法特正是因为顾忌个别阿拉伯大国的警告而退缩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重大机遇失之交臂。其实, 当时阿拉法特如以大无畏的勇气在领土划分等部分关键问题上签署协议, 对其余重大问题争取签署备忘录性质的文件, 则后来的时局发展未必如今天这个样子。

另外, 近年来, 欧洲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不断有上好表现, 其促和力度和影响越来越大, 成效也不断显示出来。但不能不看到, 英国、法国、俄罗斯、欧盟整体和联合国等国际社会有关方面对巴以和谈施加的影响依然有限, 美国也不容许它们的介入力度影响美国作用的发挥。

尽管巴以和谈还要面对无数风雨, 但恢复接触和进一步探讨和谈总是令人欣慰的, 人们盼望有关各方加大力度, 采取实质性举措, 尽早克服

重重困难和阻力, 早日推动中东和平的实现。

重建伊拉克的理想与现实

伊拉克大选如期且相对如美国的心意举行, 令美、英政府深受鼓舞。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多次欣喜地提到了这一点。但如果美国以为伊拉克民主样板取得了成功, 那就是严重地高估形势了, 大选本身操作程序的许多环节并不规范, 竞选人缺乏宣传和透明度, 后来的一些统计也表明, 最初占 70% 多的投票率有水分。今年 2 月 13 日正式公布选举结果, 有 845.6 万选民参加大选投票, 占登记选民的 58%。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支持的政党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获得了 407 万多张选票, 得票率约为 47%。居第二位的是一个库尔德政党联盟, 获得了 217 万多张选票, 得票率为 25%。现任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领导的什叶派组织排在第三, 获得了 116 万多张选票, 得票率为 13%。¹ 逊尼派选民投票率极低, 参选领导人亚瓦尔得票率仅为 1.5%。2 月 17 日, 伊拉克过渡议会席位分配揭晓, “团结联盟”在全部 275 个议席中获得 140 席, 达到简单多数, 库尔德政党联盟获得 75 个议席, 同样属于什叶派的伊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则获得了 40 席。^④ 过渡议会将推选 1 名总统、2 名副总统组成总统委员会, 由其推举任命总理和内阁人选。必须看到, 一系列重大决定需要过渡议会 2/3 多数表决通过才能生效。过渡议会将选举 1 名过渡政府总统和 2 名副总统, 总统和副总统必须获得 2/3 议员的支持才能当选。如果总统委员会未能就总理人选达成一致, 过渡议会将投票选举 1 名总理, 获得 2/3 选票者当选。^④ 这些过程都要增加今后各派讨价还价的复杂程度。

伊拉克大选能够相对顺利举行, 主要内因还是伊拉克人民厌倦了一年多来的血雨腥风和惊心动魄, 多数民众厌倦美军占领的同时, 也厌倦了反美武装组织不分敌我的滥杀滥炸。上溯至更

¹ 参见《伊大选结果: 什叶派联盟获胜》, 中国日报网站, 2005 年 2 月 14 日。

^④ 参见《北京晚报》, 2005 年 2 月 18 日。

^④ 参见《伊拉克政治重建尚须完成的步骤》, 新华网北京 2005 年 2 月 13 日。

远，则是民众对以前萨达姆的集权和高压统治的一种逆反，这次大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民众争取和行使民主权利的愿望。尤其是曾在萨达姆统治时期受压的什叶派穆斯林（约占人口60%）、库尔德人（17%）踊跃投票。一度受到萨达姆政权器重的逊尼派穆斯林（20%左右）¹，尽管实际也有参与，但在投票过程中总体并不积极，使大选最终结果的代表性受到削弱。其次，大选的顺利举行有赖于美国和伊拉克临时政府采取的强有力安全保障，层层设防，15万美军、3万英军和10多万临时政府军警参加了安全保卫工作。尽管大选时也发生多起袭击事件，但没有从总体上影响大选。联合国也深深介入了伊拉克大选，它在这次大选中的协调作用功不可没，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联合国的作用不可忽视。

伊拉克局势仍将继续是美国的烫手山芋，未来的局势发展充满未知。首先以扎卡维为首的反美武装活动会继续发展，目标除了针对美英军队外，本国行将推选出的新政府人员都将受到严重威胁，各地方行政长官也不安全。重大爆炸造成的伤亡事件继续频繁发生。而美军寄希望未来维持安全与稳定的伊拉克本国军警战斗力低下，加上部分存在不愿对本国同胞动手的思想，要依靠伊拉克本国安全力量维持治安存在很大悬念。

其次，虽然目前各派呼吁伊拉克团结一致，但现在的宗教派别对立和纠纷很可能将引发一定程度的骚乱。逊尼派失势和什叶派、库尔德人的崛起引发宗教派别力量对比的大洗牌，在今后的过渡政府组成、运作、制宪，以及2006年初再次大选正式选举新政府等活动中，派别纠纷将会逐步地表现出来，即使在什叶派内部也存在理念和主张的明显分歧，矛盾并不少。虽然美军短期内不撤出会暂时保证局势无大动荡，但毕竟是影响未来政治稳定的隐患。今年2月中旬，正值什叶派穆斯林传统节日阿舒拉节期间，伊拉克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什叶派清真寺的爆炸事件，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事件背后的派别纠纷是明显

的。库尔德族也利用有利时机维护既得的政治权力，力图在未来伊拉克政坛上发挥更大影响，改变其长期以来受歧视和迫害的境况。库尔德爱国联盟领导人贾拉勒·塔拉巴尼公开表示，他应该成为伊拉克未来的总理或总统。

再次，过渡政府在处理与美军关系方面会有微妙发展。伊拉克什叶派领袖人物、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哈基姆率领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得到原籍伊朗的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支持）作为什叶派中比较保守的本土派，美国人并不希望他们控制主要权力，以免其与伊朗联合起来，不过美国的这一愿望看来难以完全实现。但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过渡政府也会策略地考虑美国因素，既不在伊朗关系发展方面刺激美国，也一定会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迎合伊拉克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体现过渡政府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一面。但美军短期内不会撤走，同时也不会容忍伊拉克过渡政府与美军的目标和控制走得太远。这就给伊拉克过渡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处理增加了微妙、复杂因素。

最后，伊拉克的邻国对伊过渡政府的发展各怀心事。叙利亚与前萨达姆政权关系密切，在美国目前敌视伊朗和叙利亚的情况下，伊拉克与这两国的关系难以改善。沙特等一些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伊朗什叶派政权输出意识形态保持警惕，他们会继续担心伊朗的什叶派政权和思想体系介入并影响伊拉克的什叶派别，从而引发这些国家的政权不稳。土耳其、叙利亚甚至伊朗等周边国家一直把库尔德人的分离倾向视为心腹大患，此次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势力大涨，并出现一些独立倾向，势必会对各自国内的库尔德族人产生影响，导致分离主义的再次滋长，这令有关国家深感忧虑。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参见《伊拉克议会选举》，新华网北京2005年1月21日。